

党员身份 让我自带光芒

□张仁义

那年年底,我从部队退役后应聘到了一家企业,脱下军装换上工装,摇身一变成了新时代的产业工人。

虽然这家公司当时属于民营,但在公司内部,“围绕生产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氛围十分浓厚,是全县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第一家成立党委的企业。在这样的背景下,入职时的共产党员身份,让我自带光芒。

多年工作中填写过无数次表格,每当填到“政治面貌”一栏时,我的内心瞬间会变得激动,“共产党员”四个字,写得虔诚、端正,因为政治上的面貌,使我原本普通的容颜变得帅气。当同事们从填写的表上看到我1998年就已入党,无不惊讶:“真看不出啊,你才四十来岁,党龄已经20多年了!”“我当兵第二年就是共产党员了。”说这话时我毫不掩饰一脸的骄傲与自豪。

在家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也曾是一名党员,他不说我还真没想到。他早年在村里当过民兵营长,算是那个时代的进步青年。

父亲在来信中总是鼓励我:儿子,你在部队一定要好好干,各方面都要积极表现,争取早日入党。其实,加入中国共产党本来就是我的夙愿。我深知要想成为党员,自己首先要足够优秀。于是,我刻苦训练,入伍第一年就被评上了优秀士兵。

1998年夏,我国长江流域发生了史上百年不遇的洪灾,广大官兵闻令而动,抗洪抢险,用生命赴使命,以热血写忠诚。我发现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都是党员冲锋在前,一面面飘扬的党旗,是前行的方向,更是力量的源泉。“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抗洪英雄李向群和我同龄又是同年兵,他在洪流中火线入党,并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长江大堤。党员亦是凡人,不同的是他们在党和人民需要的关键时刻,能够挺身

而出乃至献出生命。我被他们的事迹深深震撼,同时对党的向往愈发热切。

1998年9月10日,那是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天下午支部大会讨论了我的入党申请。同志们首先肯定了我的表现,随后居然当着我的面批评我思想上、行动上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这让我自我感觉良好的我情何以堪,关键是表决环节他们让我到门外回避,我心入党这事十有八九要黄。忐忑不安间,听到班长叫我,推门进去时,剧情反转,迎接我的是大家热烈的掌声。教导员代表支部祝贺我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那一刻我的心情像坐过山车一样,百感交集,喜极而泣。后来才知道,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既是我们学习、工作所必需的积极氛围,更是我们党开展党内生活始终坚持的

老传统、好作风。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同志间红红脸、出出汗、加加油、鼓鼓劲。面对党旗握拳宣誓时,我的内心是滚烫的,分明觉得就在那一刻自己成熟了许多,决心一生一世跟随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入党20多年来,无论是在军营还是地方,我都时刻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确保思想上及行动上双重入党。车间安排党员包机、设立党员示范岗,我所包的设备和岗位,无论是运行、卫生、润滑等各方面都是标杆。我胸前戴着的党徽,是我衣服上最豪华的饰品,熠熠生辉照我行。她提醒着我,任何时候都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先进性是党员该有的样子。

我清楚地记得,有次生产系统非正常停车,抢修时间紧、任务重、危险程度高,

职工们连续加班,极度疲劳,再干下去容易出现安全问题,分厂书记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一声令下:“我们共产党员,平常时刻要看得出来,关键时刻要冲得上,危急关头要豁得出去,是党员的,给我上!”我们迅速组成党员突击队替下职工,啃下硬骨头,系统恢复正常生产。此事让广大职工心头暖暖,对共产党员更加刮目相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不忘初心跟党走。不负韶华,不断前行。

个人档案 >>>

张仁义,河南鲁山人,郑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有文学作品在“学习强国”平台、《解放军报》《中国国防报》《河南日报》等报刊及新媒体发表。

雅上人家 (油画) 唐梓涵



母亲在远处看我

□寇陶

我们县城北关是一片回民区。我母亲去世那年,父亲再不愿意一个人住在老家,就在北关回民区租了一间房子住着。北关后面紧挨着山,山是九龙山,据说有九个山头。九龙山在我们当地挺有名的。我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和父亲一起去爬这座山。

我到现在已经忘记了当时是谁提议的。我是前几天才从外面回来。我记得那段时间父亲的情绪很不稳定,他有时正做着事,会忽然停下来,看着母亲的相框发一会儿呆。我更不敢看母亲的相框,每次一看到,我就会掉泪。我心里难受,还得操着父亲的心。我总感觉父亲有点儿恍惚,他的状态有点儿不正常。

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想到要去爬一次山。也许,我们都想出去透口气。

那是一个上午,我记得那天天气晴得挺好的。我和父亲从家里出来,穿过北关回民区,一直往山走。通往后山的路开始的一段还算宽敞,越往后路越窄,到后来干脆就没了路。没路也没有关系,我们就沿着缓坡往上爬。爬到上面,路又出来了。就这样,走走爬爬,我们一直上了九龙山上。

九龙山很大,依我看,也远远不止九个山头。这里的山包多得是。山和山之间,常常形成一道洼,洼里一般都会有一块平地,平地上有几座泥巴房,房前屋后都长着树,把泥巴房半遮半掩。透过半遮半掩的泥巴房,偶尔还能看到一两个人,在院子里或者房前屋后

忙活。这些地方看似闭塞,但实际上却是好地方,像是世外桃源。我注意到,别人家的房院边还种有桃树。我想着桃花开的时候,这地方一定很美。

后来,我们走进一道洼,父亲告诉我,这里就是九龙洼。九龙洼不是很宽,地势一路往下走,形成一道道缓坡。缓坡中间,有个地方方了一片苇子。绕过苇子,再往下是一片平地。走近了,才发现苇子的掩映下,还藏着一个天池。这个地方可一般,我后来在县志上看到关于这个地方的记载。县志上说,这个天池会随着地运的变化而变化,地运发动了,天池的水就会增多。反过来说,地运如果过去了,天池还有可能干涸。而且有人观察过,说是天池的水60年才能冒出来一次,其他时

候大都是干的。我们对这个半信半疑。县志上记载的奇事,还有很多。

我们来时,天湖里倒是蓄满了水。在这么高的地方,竟然有这么大一池水,本来就挺不可思议的。我看着那水,也不知道水有多深,站在旁边,感觉挺吓人的。天湖里有什么,我们不得而知,那水中藏着啥秘密,我们就更知道了。

那次去爬山,我和父亲把九龙山上上下下转了个差不多。父亲已经六十好几了,但我们那次去爬山,父亲一次也没有喊累,他只是带着我,把那里的山山岭岭都转了转。我在最高峰时,看到远远的天边一片苍茫。我看了一会儿,感觉母亲好像在远处看我,就在那片苍茫里,藏着母亲明亮的眼睛。母亲在远处看我。

心灵深处的思念

□陈健

看到坟莹,就想起了从我眼前撒手西去的亲人,眼前就浮现出他们的身影,心头就涌现出对他们的思念。

少年不知愁滋味,青年不知死伤情。孩提和青年时代,总感觉死亡离自己很远,失亲之痛在心里尚无概念。转眼进入中年,在我踏上不惑之年的那年孟夏时节,奶奶离我而去,走过89年的人生历程。我知道,奶奶是心地善良、恪守妇道之人,34岁那年爷爷因饿死别人,留下四个子女,奶奶默默地忍受着苦难的煎熬,一手把他们拉扯大。可能是劳累太多,加之营养过于缺乏,奶奶落下了头痛头晕的病根,时常发作,痛不欲生。即便如此,奶奶依然忍痛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直至她离世前卧床不起。

奶奶走后两年,家里小叔身患癌症,两位堂弟辗转多家医院,毫无回天

之力,也于2015年的孟夏时节与世长辞。印象中,小叔是一个乐天派,声音朗朗,谈笑诙谐,再苦的日子,也能打理得活色生香。在缺少吃的日子里,小叔每天天擦黑或者天不亮就肩扛渔网捕鱼去了。在生活贫苦的日子里,家里的菜肴中有了荤腥,也有了生机。每年冬闲,那辆二八式“飞鹰牌”自行车成了他贩卖莲藕、大鱼、黄豆等物资的交通工具,每天都有数额不等的收入进账,给家庭的花销带来了很大的方便。然而,每年小叔的双手、耳朵都会冻烂,一年又一年,旧伤刚愈新伤又起,小叔依然总是乐呵呵的。

2019年深冬时节,老娘以无以回春的疾病带着几多的不舍和牵挂离开了这个美好的人世。76载,弹指一挥间,可老娘的故事却像一本隽永的书,在庸常的日子里,时时给我以感动,催我以奋进。从记事时起,老娘一直没有清闲过,“嗡嗡”的纺车弹奏出悠长

而古老的曲子,如豆的灯光下她缝补着一件件衣服,一双双千层底布鞋也是她挑灯夜战的杰作。一次次缝针扎破她的指头,对着渗血的伤口,吐上两口唾沫,使劲揉一揉,继续着手中的活计。缺少吃穿的岁月,每次改善生活,不懂事的我们面对多日不见的荤腥,一个个狼吞虎咽,娘总是最后一个动筷,记忆中不知多少次,她是就着残汤剩菜结束当晚的饭局。

短短几年时间,三位至亲至爱的亲人在我目睹下相继离我而去,我心里非常清楚,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可对失亲的残酷现实,我的心依然还是一次次在滴血,我的泪也一次次冲刷着面容。他们身上闪现出的光辉精神品格无时无刻不在教育着我,影响着我,无声地激励着我。尤其是当我在庸常的日子里,时时给我以感动,催我以奋进。从记事时起,老娘一直没有清闲过,“嗡嗡”的纺车弹奏出悠长

茅草

□武建华

茅草们在风中舞蹈
仿佛披着童年冬日襁褓的衣裳
紧围着父母摇摆着身躯
它们用洁白的根深入坎塍的内部
探寻着父母一生的清白
并用茁壮的生长和谦逊的低微
延续着父母的生机
它们又用洁白的花朵
向春天挥舞着手势
仿佛在风中舞动父母闪亮的银发
我看见,还有一双双
渴望春华秋实的眼睛在闪动……
我用一张洁白如雪的纸
写满感恩和祈祷的诗句
站在清明父母的坟莹前
我和儿子与茅草们肩并着肩
深深地鞠躬、鞠躬——
我们的额头贴近泥土
与茅草们等同的高度

诗歌

盛湾印记 (外三首)

□杜思高

像赶海
作家诗人们奔赴盛湾采风
向鱼关讨渔,向丹江采掘珠贝,讨要诗情
南水北调移民纪念碑谷
石头的森林刻满村民的名字
那是有温度的村籍
守护故土的炊烟,生命的绿洲

山坡上
一片又一片油菜花像镜子映出春天的暖
诗意在黄金的锦缎上起伏
路旁的橘子树举着去年的果实
仿佛特意留下来接待客人
那时我想
祖国幸福安康
就连草木都知道感恩,把情谊代代相传

地衣是大山的耳朵
在分水岭良好的生态里长大
聆听世道的风云
诗人绿洲弯腰拾满一钵大自然的馈赠
要让这些菌类走出大山见识城镇生活
徽派建筑是泰山村的风格
脱贫攻坚的伟大成果坚实巍峨
白墙灰瓦是村民淳朴的心境与厚道的愿想
久远的石墙筑出双龙寨
把绝美的风景深藏
碧绿的丹江一遇通用浩渺的澄碧擦洗
让它纤尘不染
一群作家、诗人用诗把山寨带到山外
可只能带走她的美貌风韵
留下自己的灵魂

鱼关之夜

不是所有的理想都这么纯粹
盛湾用七个小时的雨量冲刷大地
迎接内心的欢喜 这春天都来了呢
闪电做了篝火的引捻
用林木的身子烙热夜晚疼痛的胃
丹江散落众多的珠子
让它们被大自然擦得更亮
由绿丝线串起

山环水绕
情窦初开的少年抱紧初恋情人
他们和江水说话
打开内心的宽广与纯净
体温让水面一寸寸升高
诗情沸腾
一群群鱼儿追逐着越过关口
鱼关的夜晚被飞溅的浪花再一次打湿

在鱼关南水北调移民纪念碑前

这些石头站着 刚强坚硬 挺拔巍峨
它们的脸上、胸脯上、肩膀上
刻满一个个名字
那是一群,一个村庄的人
留在盛湾的面容,留在鱼关的脚印,留在老家的心跳
一群有血性的人在石头上刻下生命的符号
它们手挽手 血脉贯通
天冷的时候它们就披着雪花御寒
它们站着
忠诚地守护故园
踮起脚尖
看着江水汇聚成大河向北奔流
现在他们在另一个地方生育儿女 繁衍生息
把故土的炊烟嫁接到异地
年年开花 结出乡愁

在石畔旁行走
它们好奇的目光看着我
让我一次次低下骄傲的头颅
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
不管走有多远,不管时间跑多远
风吹过
我听见他们摸着大江的脊梁与浪潮亲切交谈
像一家人唠嗑
只言片语,朴素简单

盛湾的山

把身段降低
盛湾的水匍匐于山间
像淳朴的乡亲 谦卑 内心澄澈
后来 那些水一步步登高
鱼贯而出 排队跑向北方
盛湾的山都踮起脚向远方远望
翻过山坡的春天摇醒草木
把油菜花的黄手帕摊在村庄的胸口

校园之春

□王新卫

晨之曲

斑鸠的二重唱
把残梦消退
窗根外
晨光依稀

雨住了
外面的世界
风轻柔
景色翠绿

那株杏花
犹自开放
一身的琉璃白
不知为谁

雀之舞

清晨六点半
一只山雀
飞落窗前
伸胳膊蹬腿
忘情表演

身后
百鸟唱和
杨柳依依
玉兰开正艳

更远处
晨曦初露
云淡风轻
朗朗好个天

暖阳

午后的阳光
如此明亮
整个校园
披上梦的衣裳

天空微蓝
白云飘荡
闲适的微风
四处流浪

湖岸的金柳
嫩芽初上
婷婷袅袅
不知为谁而妆

担当

樱花美丽
因为乐观
无论多难
都是笑呵呵的脸

青松不老
因为伟岸
挺拔的腰身
可撑千斤重担

湖水宁静
因为内涵
一泓无语
道尽中庸内敛